

八一四以後的日子

· 譚建華 ·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那天，我國空軍成在笕橋空戰中，以寡勝敵，旗開得勝，並以六比零的空戰紀錄，取得了光榮的勝利。

日本帝國的空軍於八月十五日，在杭州和南京上空立刻開始一連串的反擊。從民國二十七年到民國三十二年間，我空軍以八一四精神，奮勇地從雙翼機打到軍翼機，主要空戰包括：二一八武漢空戰、二二〇蘭州空戰、四二九武漢空戰、〇一四成都空戰、三一四雙流空戰和五三一荊宜空戰。這一連串的空戰加上敵機的日夜轟炸和偷擊，逼使我正在萌芽的空軍，一時進入精疲力盡的狀態，人機兩傷，飛機急待統一、更新和補充，飛行員也急需增加和整訓。

我空軍從建軍以來，飛行員的基礎和戰鬥訓練、機種的來源和年次都有所不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原本是一個混雜的空軍，因為人機的損失，作戰部隊經常需要合編和整訓，因而人員調動頻繁，很不適合安家。因此家父譚以德（空官一期），時任新編第六大隊第四中隊隊長，也像

許多前輩一樣，把家眷送回老家，以備專心作戰。於是，我們就被送回廣東新會鄉下。

民國二十七年，航空委員會在四川成都設立空軍軍士學校，並在灌縣成立空軍幼年學校，目的在於一貫培養，快速有效地訓練更多的飛行戰士，以補充當時飛行員的需求。家父被任命為空軍士校中級飛行科科長，於是我家又從廣東新會鄉下開始西遷，先去香港，再乘船至越南海防，登陸後轉去雲南，再從昆明至大後方的成都，幾經輾轉波折，一家人得以團聚。此後父親的職務仍然是調動頻繁，但是我們沒有再搬家，在成都一住就是五年。

記得我的小學一、二年級就是在成都五世同堂街，航委會新創立的空軍子弟學校唸的，校長就是空小的老牌校長陳鴻濤先生。數十年後在洛杉磯巧遇，他竟然還記得我，說我經常請病假，真是有緣。

八一四大捷以後，空軍官校（時稱中央航校）開始從笕橋西遷，最終選定雲南設校。為了避免日機的轟炸



作者（左一）在成都李家花園眷舍與鄰居玩伴合影，照片中鄰童的父親們都是廣東航校出身。

和偷擊，造成對人員和飛機的無謂損失，航委會採取了疏散佈署，將空軍官校高級班設於巫家壩，初級班設於雲南驛，中級班先設於蒙自，因為蒙自的防空設施不佳，經過日機的多次轟炸以後，使得中級班飛行訓練不能順利進行。因此，航委會於民國三十年五月任命家父為官校中級班主任，並主持將中級班從蒙自再遷至四川宜賓事宜。

航委會在訓練方面的各種措施雖然收到了部份效果，但究竟不能完全跟上時代，因此，在當時航委會美籍顧問陳納德的建議和協助下，決定將官校學生選派至美國，接受飛行及作戰訓練。因為他深知當時中國空軍的戰鬥力和實際情況，在中美雙方默許下，他毅然回國招兵買馬，組成了以他為首的美國航空志願大隊，俗稱「

飛虎隊」，飛虎隊成員於民國三十至三十一年間，來華作戰，設總部於昆明，並駐防於重要空軍基地，隨時迎戰。勇敢善戰的飛虎隊員在中國的天空累積奇功，使敵人刮目相看。美國對日本宣戰以後，飛虎隊奉令解散，大部份成員都選擇解甲還鄉，少數成員則加入了仍以陳納德為首的美國十四航空隊，在中國及其他亞洲戰場繼續作戰，給日本空軍致命的打擊。

留美第一、二兩批共約一百人，大多數是從官校十二期學生選派，他們從雲南出發，經過太平洋的珍珠港，於民國三十年聖誕夜抵達舊金山，再轉至美國西南部，亞利桑那州的雷鳥基地，接受訓練。他們避過了珍珠港事變，在太平洋幾乎是跟飛虎隊員擦肩而過。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家父被任命為第一屆留美學生總領隊，率領第三批官佐與學生共一百五十餘人前往美國，留美學生大多是由官校十三、十四期學生組成。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太平洋一片火海，民用船隻不得通行，所以第三批是在印度孟買乘船，從印度洋繞道南非好望角，再到大西洋，他們所乘的運輸船在大西洋曾經遭遇德國潛艇攻擊，幸賴美國海軍艦隊及時營救，有驚無險，在一艘主力艦

護航下，終於安抵美國東岸。從紐約登陸後，再坐火車橫貫美國大陸，才抵達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這以後的各批留美人員，也是由這條路線去美國亞利桑那或鄰州的基地接受訓練。美國空軍在二戰期間並不是一個獨立軍種，而是由美國陸軍管轄。二戰爆發之前，美空軍即開始積極擴充，因此飛行訓練工作亦需仰賴有經驗的民航機師和分佈在亞洲、德州和其他州的訓練設施和基地。因此第一、二批的中國飛行學員，基於其他外交因素，在當時有最完整的民航訓練設施的亞利桑那州雷鳥基地，接受訓練。二戰爆發以後，美空軍就積極擴充這些訓練基地，包括威廉斯堡、雷鳥、魯克、馬拉那等各專長基地，造就了數以萬計的美軍和其他盟軍的飛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作者父親譚以德（前排）被任命為第一屆留美學生總領隊，照片為恩德（後排左一）及楊仲安（後排右一）之歷史影像。



民國三十二年三月十日，我空軍駐美最高長官毛邦初（左五）受邀前往魯克基地，參加留美43C班畢業典禮，當時我國留美飛行學員均按照美空軍標準和進度發到各訓練基地接受專長訓練。

行員。我國留美飛行學員都是按照美國空軍的標準和進度，分發到所屬的訓練基地。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家父被任命為空軍第十二總站總站長遺缺由賴名湯伯伯（空官二期）接任，第三屆總領隊是徐康良伯伯（空官一期）。每屆都有二至三批學員，由領隊帶領前往美國。早期從美國學成歸國的學員，多數被派到戰鬥部隊和中美混合聯隊，直接加入抗日戰爭的行列。

有一位名叫鮑德溫湯姆的美國醫生，他的父親曾經是多屆留美學員的教官，對中國學員非常友善，跟他們的私交很好所以這些中國學員，常把他們的私有物品，存放在他家裡。有一次他問父親：「這些物件何時才能

物歸原主？」他父親回答說：「我教過的這些學生幾乎都在戰爭中消失了！」令人唏噓！

父親回國以後，立即去了江西，在遂川的關子嶺主持興建一個離敵人最近的大型機場，並將十二總站從贛州遷至遂川，以便協助美空軍十四航空隊駐防和作戰之用。於是，母親又帶著我們兄妹，從大後方的成都出川到貴州，避過日軍占領區域，經過廣西，再到江西遂川，一家人再次團聚於前線，遂川機場因為地勢隱蔽，當時民間稱之謂「美國空軍的秘密基地」。事實上在二戰末期，從這個機場起飛的中美機群都給日軍帶來重大打擊，成為日軍的眼中釘。因此，這個基地遭到日本陸空的猛力攻擊，終於在民國三十三年底失守，我們在砲聲中先撤退到贛州，最後轉移陣地到福建長汀。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國宣佈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艱苦的日子，終於結束了，我們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多年前回臺灣，參觀了在岡山新建的空軍軍史館，在各式陳列中，目睹到多位叔叔伯伯的豐功偉業，我在貴賓簽名簿上，留下這番感觸：「永遠以空軍子弟為榮！」

〈陳懷生烈士事略〉之由來

· 王輔羊 ·

烈士原名懷，今名乃總統蔣公所賜，籍福建閩侯。

民國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生。秉性淳樸，體格矯健，有剛毅俠義之氣。父永綏服務西北交通界有年極負令譽。母曹氏賢淑和順，鄰里稱道。

烈士天資聰穎，少懷大志，年十三畢業西安第二實驗小學，繼入空軍幼校暨空軍軍官學校第二十八期，受革命教育於民國三十九年以第一名畢業，烈士篤信基督教，服膺三民主義，生活樸實，待人誠摯，濟貧恤孤，義勇可風，空軍袍澤莫不交相讚譽。

服役凡有十二年，績效卓著，曾兩度赴美深造，前後奉派出勤達一九三次，深入大陸腹地執行偵察任務，屢獲重要軍事情報。

其間出生入死歷盡艱險，迭蒙總統嘉許，先後奉頒忠勇、復興、宣威、干城等勳章十餘座。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九日烈士駕高空偵察機飛臨大陸執行任務，不幸因機件故障，低飛遭匪擊落，遂自戕壯烈成仁，享年三十三歲，一生忠勇為國，可謂求仁得仁，死而無憾，其浩氣英風，足為青年楷模，必將與日月

爭輝，河嶽並壽，光耀史冊，永垂不朽。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二月二日

幾年前的暑假期間，基隆市神的教會（在西定路上，距第四分局咫尺之近也）假救國團的金山青年活動中心，辦理三天的夏令特會，筆者榮幸全程參加，會場就設在二樓的大禮堂懷生廳內，廳外走廊上即矗立著空軍烈士陳懷生先生的塑像一個。

筆者當時尚無手機，想把時任空軍總司令、空軍一級上將徐煥昇敬撰的〈烈士事略〉全文抄下，又怕抄錯，時間又有限，只能半途而廢，真是可惜！回來後念想不已，遂打電話至該中心，電話東轉西轉之下，竟轉到總幹事謝先生手上，承蒙其好意，竟用手機連拍五張，寄來給我，方能完整將〈陳懷生烈士事略〉繕打出來與讀者們分享。

當年先總統蔣中正為他起的別名「懷生」，是望他保重生命；然對陳懷而言，為了國家人民之永生長存，個人死生何足掛也！其大義大勇在國家安全局勢危盪的今日，尤令人動容與追懷。倘烈士有靈，地下有知，請祐軍常壯，國常安，民常樂。